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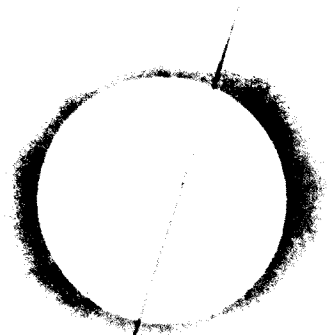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

杀人叙事诗



海评编译





杀人叙事诗

梅 译 编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向斐等编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2

ISBN7—221—04969—6

I. 日… II. 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20 号

书 名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 2 ——杀人叙事诗
编 译 者	梅 评
责任编辑	陈 荣
封面设计	日 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6 工厂
规 格	850 × 1156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4969—6/I·1178
定 价	全五册 65.00 元(每册 13.00 元)

目 录

前 言 / 1

背向而去的女人 / 3

夜深人静时,在医院实验室的走廊里,突然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待被惊吓的医生悄悄出去看时,却只见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她到底是什么人,到那里去干什么?

眼光锐利的少年 / 35

一件起因简单的杀人案勾起了滨中治郎掩埋心底十多年的回忆,为了当年被人破坏了的爱情,他寻到了报复的机会。但他的喜怒哀乐竟瞒不过一个孩子,因为他的侄子滨中真次深知伯父与众不同的面目表情变化。

砂之杀意 / 67

由花子5岁的儿子被埋进了工地的砂土之下,是偶然事故,还是有人刻意而为?由花子忍住悲痛,进行调查,当她以为自己找到“凶手”、并替儿子讨回了公道时,却发现有人故意使她判断失误。而这一切,竟缘于七年前的一件悲惨的往事……

杀人的叙事诗 / 99

音乐事务所的女所长被人勒死在电话机旁，凶手是谁？这一案件与三年前该社另一女歌手的所谓自杀身亡有无联系？在警方展开调查的同时，各报馆的记者也大显身手，由此揭开了演艺界错综阴暗的内幕。

夹克和西式套服 / 138

一个中年寡妇遇害了，被嫌疑人提出了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而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一个退休警官通过缜密的推理如抽丝剥茧般地将真相告诉给读者。

火焰的棺材 / 162

善良的佐世再也无法忍受残忍粗暴、禽兽不如的丈夫，是老天有眼，还是特别的设计，使那个男人终于葬身火海？然而，解脱了枷锁的佐世却难以平静地生活，她又面临着多舛的命运……

红黄相间的画笔 / 187

无意目睹了杀人事件的画家被凶手逼迫“自杀”了，他留下的遗书却出现了破绽，画家到底想说明什么？那支在遗书中提到的“红黄相间的画笔”又意味着什么？

少女失踪之谜 / 211

崇拜电影明星早濑的少女离家出走，致使少女年轻的继母和早濑再续前缘，似乎是一个感情纯真的故事，却隐蔽着设计已久的阴谋……

前言

对日本文坛稍知一二的读者，便知贯穿日本文学这条江河有两大支流——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而且素来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如今日本文坛，各种文学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是声誉卓著、擢拔新人最为世人所知的要算“芥川奖”与“直木奖”，前者是迈向纯文学之路的龙门，后者则是通俗文学的踏板。这两种文学奖都由“文艺春秋”社创立于1935年，奖品虽是一只名表，奖金只有区区日币30万元。可是因为“文艺春秋”在日本占有崇高地位，此两大文学奖遂成为迈向职业作家的捷径。即以当代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而论，当年也是在东京租赁一间小屋，苦写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几乎想放弃写作回乡下养猪。孰料30岁那年竟以《苍氓》入选第一届“芥川奖”，结果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日后日本文坛仍以两大支流分设各种大奖，鼓励新人作家投身创作。前不久在纯文学奖方面又设立“三岛由纪夫奖”。大众文学奖则创设“山本周五郎奖”——可见日本文学界仍然不断鼓励后进作家以这些文坛的巨人为榜样，矢志攀越文学的高峰。

属于大众文学一支的推理小说，如果探本溯源，应以美国爱伦坡为开山祖师。日本则以江户川乱步发表《两毛铜

币》，奠定日本推理小说的基石，其后崛起的日本推理小说的名家不下数百位。但由于竞争激烈，有的昙花一现，瞬即消失；有的则以源源不断的创作，建立了稳固的地位。诸如横沟正史、高木彬光、土屋隆夫、松本清张、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森村诚一、水上勉、黑岩重吾、夏树静子、斋藤荣……都是赫赫名家。推理小说在日本能够历久不衰，除了客观条件的沃土配合，最重要的还是创作的品质维持极高的水平。这些小说家几乎个个拥有深厚的功力，所以无论内容、铺排、布局、文笔、观察以及对社会的针砭与警世，都能远远超过卑俗的言情小说；而且其逻辑推理之严密，包含着作者的苦心，并不是胡来一通的。这是推理小说能广泛、恒久吸住知识分子及各个层面读者的主因。

战后日本推理小说界，每年单是发表在报章杂志的小说就为数颇为可观。等到岁暮年开，坊间便会出现由名家编选的“推理小说年度选”之类的集子。当然经过严格的汰筛之后，上榜的小说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然而在选择上往往因各种评析的角度不同，有时不免有遗珠之漏，再加上国情、习惯、品味上的差异，对作品的欣赏也是见仁见智的。有鉴于此，我们特请专家以客观的角度，选出公认的杰作。这套《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便是基于这种动机而发的。我们深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经得起考验的精粹作品。其中上榜的作家，在日本都是赫赫名家。虽然风格不同、文笔各异，但水平均臻上乘。相信篇篇都能使读者得到莫大的满足。

背向而去的女人

渡边淳一

渡边淳一，1933 年生于北海道，医科大学毕业。于 1965 年初次跃登中央文坛，并以《死人之化妆》获得“新潮同人杂志奖”。1969 年辞去札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讲师职后前赴东京。有过医科大学体验的独特的题材可谓其创作上的强力武器。1970 年以《光与影》获第六十三届“直木文学奖”。代表作有《理花》等。

1

这

天夜晚，大伙儿回去后，我一个人还留在研究室里。

研究室在医院东栋的地下楼，走下楼梯拐弯后的第四个房间就是我所属的外科研究室。

说起大学医院的研究室，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严肃而令人望之生畏的地方，实际上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一点没有严肃的气氛，倒像是一些仪器和文件芜杂地散乱着的类似储藏间或工坊的地方。

虽然如此，各室的情形却多少有些差异；接近楼梯口的第一研究室里排满的是各种试管和试药，以用于生化学上

的实验为主；隔壁的第二研究室以供病理检查为目的，第三研究室则专供简单的动物实验，而第四研究室是从事这些实验或检查的医务人员之办公场所，里面摆有约供六人使用的书桌和铁柜。

这天夜晚，我就在离楼梯口最远的第四研究室里。

连同其他研究室在内的将近十名医务人员入晚后还待在这里，可是，10 点过后，他们都回去了。

值夜医师当然还在，然而他已于半个小时前回到值班室去，地下楼的这一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我之所以留到这么晚，当然是有理由的。我从札幌的 S 医科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研究所，到第二年 3 月底以前就必须拿学位论文不可。

论文的内容概括说来是使用一种叫做 P_{32} 的同位元素调查各类骨头在各种状态下的磷酸代谢的情形，而实验上使用的动物是兔子和狗。

光是这项实验，我前后就得杀死 70 只兔子和 20 只狗，当时正在进行的是以兔子为对象的实验。

我当时还在接受临床学的训练，所以也不是可以整日埋首于实验工作的。

我每天来到医院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看住院病人，然后再出门诊；下午则不是进入手术室，就是要进行查房。所以经常要到入晚后才能开始实验工作。

医院后面有一幢钢筋二楼建筑的动物房，动物实验原则上在这里的实验室进行。这个地方有铺以地砖、设有动物手术台的实验室，周围排有狗、猫、兔、小白鼠等各类动物的专用饲养箱，并有专职饲育人员按时给予适当的食物。

小屋里装有暖气设备，即将被供为实验品的动物们或许不见得以此为乐，但环境应该可以说差强人意才对。

在这幢动物房还没有建起之前，所有的动物实验都是在医务处的研究室进行的。

每间研究室都设有实验台，实验就在这里进行，完毕后，狗就送回动物房，而小白鼠之类小动物就留在研究室里——这是大家一直沿用的方法。

然而，这样的事情长此以往的结果，研究室里一定会弥漫难闻的动物气味，而且卫生条件也很不理想；同时，这是医院地下楼，万一有病人走错路下来看到进行动物实验的情形，并且听到动物痛苦的呻吟声，这就不好——于是才决定修建动物房。

在此之前，这是一幢木造的简陋建筑物，在寒风吹袭的夜晚里，好不容易才做完手术的狗却由于从门缝里吹进的雪而冻死，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为了不让动物受冻，只好把它们带回研究室照顾两三天直到体力恢复的时候为止——这个时候这些动物偏偏会叫闹个不停，以致于受到隔壁研究室人员的抗议……

兴建钢筋水泥且装有暖气设备的动物房，配置着专职饲养人员，这一切措施当然是在弥补这一切的缺点。

然而，这样的动物房在完工启用后，才发现在这里进行动物的实验却相当的不便。

建筑物如此理想，而且还有专职饲养人员，所以像以前那样的动物冻死的情形是再也不会发生了。如果要对某只动物特别优待，只要出一点钱，就可以要求饲养人员喂以较好的食物。

虽然有着这些优点,但所有的动物实验一律不得在研究室进行的这项规定,对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员来说委实是头痛的事情。

最大的原因是动物房和医院在不同的地方,和研究室离得太远了。在以前,每天来到医院或在临走之前还可以顺便看一下动物的情形,而现在就非得走出医院,到隔一条马路的那边去不可。

现在着手实验时,必须先填写实验预定表,手术器材以及麻醉药等等必须自行搬到动物房里去,要是忘了一样东西,就非得多跑一趟不可。以前在研究室做实验的时候,随便可以对同室的人说:“嘿,你帮我抓一下耳朵!”现在一个人进到动物房,怎么样找这样的帮手呢?夜晚里到动物房时,还得先到守卫室去借钥匙——这不是够麻烦的吗?

不到两三个月后,做实验工作的人员都开始发牢骚了:“还是以前的方式好一些哩,虽然在卫生上差一点……”

这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情大概很难寻觅的吧?

“不得在院内研究室进行动物实验及动物饲养”,这只是在医务会议上决定的各单位间的一种自我约束,医院并没有为此设置监督人员,违反了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也不是说由于这个缘故,但从事实验的人确实由于不方便,渐渐地又把兔子或小白鼠从动物房带回来,恢复在研究室从事实验的风气了。等到实验告一段落才把动物送回动物房。

狗之类会叫会闹的动物,大家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带回来,但,兔子或小白鼠之类较温驯的动物则绝没有问题,而且也不会把一身毛弄得到处飞扬。

约莫半年后,大家已经彼此默认在研究室里进行兔子和小白鼠的实验这件事情了。

我从事实验的时期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当时做的是将老弱、雌雄等各种兔子带回研究室来,故意使其身上的各部分产生骨折现象后,为之注射同位元素,以观察其对骨骼各部分的移行之状态的实验。

这当中有许多深奥的理论,而一般说来,新陈代谢越活泼的地方,同位元素越容易集中……我发现的是这样的倾向。

兔子说来真是温驯的动物。

为了使它产生骨折现象,我通常都是以四肢伸直的姿态把兔子绑在实验台上。也不晓得兔子知不知道自己的骨头会被折断,但它一点没有反抗的意思而听人摆布,也绝不会想咬人一口。

它如果像狗一般地挣扎着猛叫,或者像猫一般地矗起锐利的爪牙来,这样,人自然就会涌起把它压服的斗志,也就比较不会起恻隐之心,但看见兔子如此温驯的样子时,总觉得自己非常残忍,心里真不是滋味哩。

然而,实验总不能不做。纵然我大发慈悲,兔子还是会被其他的医务人员屠杀掉,结果还不是一样吗?兔子既然免不了一死,宁可死在我这个有菩萨心肠的人手里,或许还可以得到超渡吧?

引起骨折的方法有许多。最仁慈的方法是先在预定使之骨折的地方打局部麻醉针,然后将肉刮开使骨头露出,最后对准凿子以铁槌敲击。

兔子的骨头相当硬而缺少韧性,经这么一击,会像朽木

般地一下子就断掉。在这之后将切口缝回去，这样，一切手续就完成，可是，这种方法不但麻烦，更由于有创口，所以会有感染的可能性。

既轻便又无感染之危险的方法是从皮肤上用铁槌直接敲击。

这个时候事先加予麻醉当然最为理想，可是，这样的程序时常被省掉，通常，我们对着伸在实验台上的兔子的脚，不加麻醉，拿起铁槌就猛然一敲！

虽然说较为脆弱，但骨头毕竟是骨头，它还是有相当的抵抗力的，敲的时候除非用很大的力量，而且懂得诀窍，不然，骨头不会一下子就折断的。被敲的骨头会发出“啪！”的一声，松绑后折断部分之前的脚肢会垂下来，不用照 X 光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骨头已经断了。

骨头被折断的刹那里，兔子们大都会弓起身体，痛苦异常地将头左右摇摆。其中一些还会“吱！”地哭出来哩。

过去，我以为兔子是不会哭的，做这项实验后才知道兔子在疼痛的时候还是会哭的。

这时我就拍下 X 光照片，记录下骨折后的状态，然后观察它的恢复情况，一般是两个星期后生出假骨，两个月后骨折部完全痊愈，最后，我为每一只兔子注射同位元素再把它们杀掉。

杀兔子的时间应该在将同位元素注射后让它浸透全身的二十四小时后，杀害的方法是将 20CC 针筒的针打在兔子的心脏而把空气灌进。

这样的打空气针在不习惯时往往会失去准头，打不到心脏而使兔子增加痛苦。一旦熟了就可以轻易而确切地解

决兔子的生命。

我由实验谈起的话题好像变得很残酷，然而，“医学博士”这种头衔可以说是建立在无数兔子或小白鼠的牺牲之上，想到这一点时，“学位”这个东西应该不能算什么殊荣吧？

2

这天夜晚，我把两只新的兔子弄骨折后，再将骨折后已逾三星期和四星期并于昨晚 10 点注射了同位元素的两只兔子于刚满 24 小时的晚间 10 点下手杀死了。

我之所以留到这么晚，目的并不在于读一些书，而是为了要守这个时间的缘故。

杀死兔子后，最理想的事情应该是立即着手解剖，将骨折部分以及其他必要部分的骨骼收集，把附着于上的肉以及血液去除掉，然后放进干燥器里。

如此一来，第二天我就可以称这些骨头的重量，并且利用乳钵研磨成粉末后，于一两日内将其中所含有的同位元素的量测定出来。

然而，这天下午我由于参加一个大的手术而疲惫异常，同时，研究室的暖气在晚间 9 点就停掉，整个地下楼冷飕飕的实在难熬，所以我不准备继续待下去了。

关于暖气事宜，在地下楼研究室工作的同仁们曾经在众议之下，向院方反映希望能像病房楼那样冬季夜间彻夜开放暖气，但结果却未被批准。

院方的理由是：医院大楼的地下楼除研究室之外，尚有机器房、洗衣间、储藏室以及太平间等，而这些地方夜间均无人在，研究室间或有人留下，也只有从事实验的一两名人员而已——为这区区数名人员开放整个地下楼的暖气是一项巨大的能源上的损失，因此歉难照办。

仅以研究室为对象之暖气开放尚可考虑，而事实上的蒸气配管并非如此，因此实施上有所困难——这是院方的说词。

虽然我们表示相当强硬的态度，然而终于敌不过院方以节约能源为重的理由，后来暖气于晚间 9 点停止供应以后，只有利用电炉来取暖了。

这样的电炉又以预防火灾为理由，被禁止使用大型的，而在偌大的研究室里，500 瓦小型电炉根本无济于事，因此，在尚有余热的晚间 10 点钟以前尚可，过了这个时间就实在无法熬下去。

我望着在水泥地板上断了气的兔子，在水龙头下洗过手后，用挂在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手。

虽然兔子的臭味并不强烈，但，杀过兔子之后，不洗手就踏上归途，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到的。擦完手后，我简单地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就从衣柜里取出大衣来。

过 10 点后的地下楼研究室已是阒无人声，寒意不断地从周遭的水泥墙袭上身来。由如此寒冷的情形看来，一个小时前到一楼厕所小解时看到的降雪，此刻应该停了吧？

我穿好大衣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先点燃了一枝纸烟。

照这个进度下去，在明年 3 月底以前我应该可以勉强完成动物实验的部分才对。在这之后，我就可以分析资料，

详加整理后着手写论文了。动物实验完毕对我来说是工作告一段落。

我在实验簿上写下今天使之产生骨折的兔子和杀死的兔子的编号，并且记录实验内容后，擦熄香烟，然后用喝剩的咖啡浇在上面，把火完全熄灭了。

就在刚站起来时，我听到门外细微的声音。

我再度坐下来望了门口的方向。

进口的门扉是开着的，可是由于上面挂有白色门帘，所以望不到走廊上的情形。门帘的前方有两公尺见方的兔箱，透过铁栏可以看到于一个小时前被折断脚骨的两只兔子。

这两只兔子因骨折而起的痛楚还没有消失的样子，看都不看一眼平时最爱吃的红萝卜，每当呼吸时，肚皮就微微起伏鼓动着。

我耸起耳朵聆听着。

在水泥地上拖着走的这个声音好像是发自什么人蹑着的拖鞋。

白天里有人出入时，这样的声音应该听不到，可是，由于这是静寂的冬夜，听起来格外清晰。

虽然很缓慢，但这个脚步声的确越来越近，每走两三步就停一会儿……

耸耳倾听时，我有了这个脚步声非同寻常的感觉。

因为，如果这是医务人员在走路，他不会有如此几近蹑手蹑脚的必要才对。而且他们不是穿院内鞋，在冬季里皮鞋不会换上拖鞋的。

如果不是医务人员，这就可能是巡逻中的警卫。可是，

警卫人员怎么可能穿拖鞋，而且走路哪会如此慢吞吞的呢？

那会是什么人呢？除了医务人员和警卫以外，还有什么人有可能在这样的深夜里到地下楼来呢？

由于夜晚里有人去世，所以使用解剖室或太平间，这样的事情偶尔会有。但这样的時候，一定会有警卫人员先用来钥匙开启太平间门扉，护士以及死者的家属们就跟在后面鱼贯而入，这时的脚步声应该是非常嘈杂的。

而且太平间是在楼梯下来后的右手边，和研究室的所在刚好相反。

9点以后我就独自一直在这里，而这当中太平间绝没有使用过的迹象。

这个研究室的地板上散乱着一些兔子和小白鼠的尸体，此外摆有以手术时取出的脏器做成的标本、浸泡着人体四肢的甲醛液玻璃瓶，以及以解剖研究为目的的人骨等等，每一样都是我进入手术房时切割或者是解剖而得，虽然是人体的一部分，但全都是以供研究为目的的。

这也不是整个尸体横躺着在眼前，切割下来的脏器，对习惯于手术的我来讲一点儿都不会引起恐怖感，我只把它当做一件物体而已。

“你一个人呆在这样的地方，不会怕吗？”偶尔有朋友到研究室来找我而问起这句话时，我都笑着这样回答：“死人顶多会变幽灵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呢？活人才是可怕的存在哩。”

然而，这次的情形的确有些异常。

这个穿拖鞋的脚步声是两三步就停下来，好像在刺探什么，接着又悄悄地往前滑动几步。